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一峯文集卷三

明　羅倫　撰

序

秋江劉氏族譜序

孔子仕不媚君祭不媚鬼然則有所媚乎媚其所當媚不媚其所不當媚也父子兄弟宗族之懿天性也以恩而全其天非所當媚者乎是故聖人之教在父子則相隱在兄弟則怡怡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者媚之至

也今夫一族千萬人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自一人而視千萬人固以千萬人之心為心自千萬人視之能以一人之心為心乎自千萬人者不以一人之心為心而各以其心為心此譜之所以作也秋江劉氏望族也將譜其族一心以媚於族人素彬曰予可無言乎予未暇也明年譜告成於祠堂長老呼其少者前來曰自吾先人之有斯土也以儒世其家者五百年於此矣儒者之道何謂也汝知吾譜之所以作乎凡為吾族者

子以孝媚其父弟以敬媚其兄少者以順媚其長貧而無歸也富者收之愚而無能也才者教之貴且富者不以加其父兄宗族生相慶而死相弔也千萬人惟一心以媚於一人如斯而已矣倫聞之喜曰此固吾之所以為言也昔蘇文忠公曰吾鄉之俗大家顯人以門族相尚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富且貴不通婚姻羅劉世婚姻家其長者吾視之猶父兄少者吾視之猶子弟其老長教其子弟固吾之所以為教吾

所以為教固孔子之所以為教也

洛陽送别圖詩序

河南胡公之官泉南也二年矣材敏四聞憲臣特簡於朝有司中命拜表詣闕下瀕行太守嶧陽李公同守松江高公通守姑蘇張公暨賔從之賢者俎殽觴酒飲餞于洛陽橋東畀小子倫與離觴之餘滴時暑雨初霽海空一碧倫執盞言于胡公曰君知夫海乎上沃乾樞下涵地軸環中國以為池帶四夷以為島其涯也渺乎其

淵也會乎海之大非自大也百川之積也方百川之朝宗于海也澎湃洞踏騰踔駛駃萬折而必東川不自知其勞也川之達非自達也畎澮之積也川海之於畎澮泰山之於丘垤也孰大而孰小也小也大之朔大也小之望小不小其小大以大其大也故禹之同四海決九州必盡力於畎澮也不大大而小小也不大大而小小禹所以智於水也舶司一雨水暴溢予疑其海也阜人曰此溝澮之泆也海無與也命疏之自是雨之水不能

患也葢然禹之知於水也君子之導民猶禹之導水也海静而善容君乎川動而善勞臣乎吠澮微而善從民乎知於導民者不小之斯已不小之不淤之斯已夫水之在地氣之在人也水淤則泽氣淤則病情之在民也亦然有虞之時詢于四岳以闢四門以明四目以達四聰所以疏吾民之淤而不小其小也水之淤也疏之禹民之淤也疏之四岳非小小而大大者也此有虞之治所以溟渤冠古溝澮屡世而大莫之大者也今聖皇堯

舜宰輔岳似善容乎為海善勞乎為川而畎澮之善從者猶未淤免也君嘗於此乎盡力矣不大大而小小矣今之朝宗於海有小小而大大者乎與君讐者乎此知于導民者也其以吾言告之君曰諾太守諸公為五韻詩成命倫以言於君者序之命畫史圖之命書史書之

譚節婦詩序

宋譚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彭震龍復永新降將劉槃誘元兵

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汙之屠兒瞰于梁見婦駡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姑死耳犬彘敢吾汙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磚宛爲婦抱嬰兒狀或磨煅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若始書時於戲二婦者何天異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未百年紅巾寇禾川省元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軍戰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

子友諒女秀英俱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上下夫豈偶然哉建文壬午靖難師起永豐峒民變夏克紹妻黎氏奴欲屈之黎不屈瞋曰我死後賊奴不出三日後三日奴果戰敗死此猶慷慨亂離耳若遭世承平從容就義猶未易乎吾見其人矣丘浴疇妻熊氏年二十三從夫死譚洪季妻張氏從夫死年二十五丁達常妻聶氏未嫁聞夫死從之年二

十吳恒鑑妻曾氏夫死從之年二十三黄宣德女年三十一其夫丘病以身代死之於戲由是觀之婦持節義淪草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固於心而不可解也為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穹官厚禄秉鉞執衡高自標譽或目以婦人則艴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恥棄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寧不愧死耶陳君粹之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義者天地

鬼神之所相也而況人與乃合古今詠歌刻石于祠戒知縣事李其屬叙于倫乃連書之以媿為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枋世道者盍亦知所先務哉

瑶田梁氏族譜序

梁之先河陽人周平王以秦仲功爵其少子康伯于梁後以國氏徃仕唐節度河陽為河陽人徃後六世寔從李克用擒黃巢瑕丘子均王任子得兵馬指揮使中原驛騷避地于瑶田土曰灝塘從水北姜坊姜後滅為梁

坊奕葉重英乎濟領方州舉于宋民則秉彛舉江西于元國朝益大洪武辛亥起下第士與計偕梁氏起者五人伯興仕河南布政使先丞應天祿取口外還太倉上以老實稱之幕佐縣令鄉校師一世蟬聯里閈嘻歆夫自宗法廢門第盛而譜牒興譜牒興禮義修而門第盛盛以富貴外也內則可久矣禮義之盛內也江州之陳麟溪之鄭非五世珥貂七葉列戟而風奮天下光崢百世禮義之澤深哉夫一人之身為千萬人之身以千萬

人而視一人若疎遠矣以一人而視千萬人疎遠可乎古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四海之内好焉不忘也況初一人也疎遠可乎盖嘗觀於螻蚍一臺共居一鞘共食況吾人也胥戕胥虐罔念其初一人也而可哉倫梁氏壻也明道壻彭氏晦翁壻劉氏二氏以著焉倫媿無以著梁氏也梁氏其務於内者以自著焉毋徒務乎其外也

雯峯饒氏族譜序

饒氏世家甘竹太守秉鑑甫易甘竹為雯峯雯峯派自東山東山自宜黄東原東原自南城白干白干則番陽徙也饒本堯後後世避秦南遷番陽葢食為饒唐德宗時番陽之饒有元亮者安撫浙西歸寓南城今南城則白干疊石歷山上湖新城則象岸宜黄則東原濯江神岡崇仁彭原智原廣昌則東山甘竹遷善南豐則白舍堯方皆其後也元亮二十六世閥孫曰希明克敦義睦合諸侯之譜修之冡嗣秉鑑偕其弟某壽梓以惠諸族

屬倫叙之叙曰善世其族者先禮義而後富貴禮義人心之固有富貴天命之或然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若夫禮義人不求耳求之斯得守之斯久人不知出乎此何也所以貽其子孫者田園惟恐其不闢宫室惟恐其不壯金玉貨貝惟恐其不積科名爵位惟恐其不隆且贍也不思以淑其心其福之者適所以禍而促之也彼一族者無禮義且不可況保天下者乎先王之時鄉黨閭巷非有宗族之親骨肉之愛貧窮相收患難

相捄死亡相助慶弔相交自夫政衰教弛同宗共出之親渙散乖離患難則乘之貧賤則淩之死亡則棄之凡見其可欲者皆奪之以為已有而不恤綱常之道大壞而不振矣於戲教之行也異類為膠漆其廢也同氣為仇讐禮義之關於教化豈細故哉先王之法不見於今大觀君子可遂已乎萃之以祠聯之以譜合之以義聚均之以義田教之以義學周之以義庄葬之以義塚濡乎耳而染乎目者皆足以化其心若蘇州之范氏江州

之陳氏浦江之鄭氏今番易之虞氏亦庶乎其可矣天下之大雖非一家一族之可化然天下者家族之積也使天下之人各愛其身各睦其族亦庶乎先王之化矣予欲脩是法以行於吾之族德未孚而力不逮饒氏有可為之勢有欲為之志在為之而已予所望於饒氏者固以望於天下也

豐城涂氏族譜序

盛衰消息天道然也公卿起自犁鋤世家降為輿皁無

恒尚矣以人回天顯微隆替祖考之所以望我後人也在自立而已立之道奈何立德也立功也立言也立德本也德也天之與我者明善以開於始復初以宅於終德有諸已矣是故用則行其道於當時安社稷澤生民不用則行其言於後世繼往聖開來學古之君子所以保姓受氏也今之君子或興於是焉崇高富貴卑抑貧賤齊梁之游士陋巷之匹夫非有趙孟之貴韓魏之富也而終隨乎天地焉自立而已爾豐城涂氏豫章著望

系出塗山南唐時廣尉洪都去土姓涂洪撫間涂姓多其後也元世祖時廣後曰桂芳仕至孔目自金溪徙豐城憲副君伯輔六世祖也伯輔為御史時長老詒脩其家譜伯輔奉命唯謹譜其所可知闕其所不可知以傳信也天下譜其族者多矣蘇譜以明允聞歐譜以永叔聞二公之言立故也況超此而上乎繼今涂後師顏孟以立德師大名以立功師近代之歐蘇以立言涂後其有聞乎易哉伯輔以昌爾後也若託他人之言以圖不

朽亦末也伯輔勗哉

南溪高氏族譜序

欲大其族者人之同心也有立德而大者有立功而大者有立言而大者孔氏之族有仲尼焉德配天地名並日月言滿天下功在萬世孔氏以之大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顔氏以之大也闢先聖之道正人心息邪説孟氏以之大也立德而大者也蜀之諸葛亮宋之范希文立功而大者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昌黎立言而大者

也欲大其族者人之同心也濂溪之周氏河南之程氏考亭之朱氏繼孔孟而立者也其大同焉江南世族尚矣吾邦其最也立言而大者其歐陽氏與立功而大者其文山氏歟若胡忠簡氏若周文忠氏若楊文節氏或以功立或以言立皆能大其族者也繼孔孟而立者吾未之見也是故古之立也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今之立者或異是焉其上焉者位列公卿名魁科甲曰吾立也其下焉者宫室之美田疇之良子姓之强有

力曰吾立也人亦曰彼立也者其族之大不亦宜乎坎井之蛙醯甕之雞不自知其立之小也井外之海甕外之天不知其大何如也廬陵之高溪有昌氏焉文山之里也其彥曰大倫大雅之弟也大雅冢嗣曰廷相先生以科第立門戶予幼師事焉大倫脩譜以系族立祠以祀祖左欲起義倉周凡族之貧者其亦志于立者乎固將以大昌氏之族也大倫之立其斯已乎固將以望昌氏之後也言之立也以文功之立也以位德之立也斯

立矣德立本也有德者必有位德立而功成矣有德者必有言德立而言顯矣昌氏之後立功由文山氏立言由歐陽氏立德由程朱氏窮理以致其知立誠以達其本孔孟之立可待也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迺所願則學孔子聖人與我同類者亦為之而已矣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勗哉昌氏之後也吾見其大也

建昌楊義官挽歌詩序

門人楊玘有父之喪羅子未弔焉玘環絰衰杖血泣踵門曰玘聞之曰先子有善而弗聞不仁也聞而不以其人不知也吾痛夫聞之無從也敢告于君子立言以聞焉三君子以告翰林王先生大諮志其壙張先生廷祥銘其墓莊先生孔昜表其道若夫挽者之歌先生其首之無辭四君子者先君子將賴以聞也羅子曰噫末乎哉吾聞諸孔子人子之聞其親也其惟孝乎三年之喪孝之達也玘也有三年之哀於其父母乎禮曰喪則致

其哀斬衰服苴容體之哀也號泣無時聲音之哀也唯而不對言語之哀也疏食水飲不茹醯鹽飲食之哀也寢苫枕塊不御內室居處之哀也此三年之孝也喪終三年孝子之心終其身也是故見雨露則悽愴焉見霜雪則怵惕焉見桑梓則恭敬焉見犬馬則愛存焉見手澤則不能讀焉此終身之孝也孝子哀痛之至創鉅之深是故思終身弗辱也居處則思莊動作則思正長老則思恭兄弟則思友交友則思信事君則思忠涖官則

思敬見得則思義思終身弗辱也一力不敢輕用一獸不敢輕斷一草一木不敢輕翦思所以廣孝也孝之至也塞乎天地溥乎四海昭乎日月括乎鬼神施諸後世而凖人皆曰某幸哉有子如此某幸哉若是以聞可乎𤣥覽涕而謝曰闕矣請服之終身用書之冠于羣言之首

送沃御史序

饑易為食渴易為飲人之至情也苛政之害非饑渴所

能喻也昔泰山婦人三世死於虎以無苛政而不去孔子以為苛政猛於虎永州之民業捕蛇者其祖父死之其身幾死者數然不毒蛇而毒於役賦柳子以為賦斂之害毒於蛇夫生人之害未有毒於蛇與虎也而苛政過之予故曰苛政之害非饑渴所能喻也丙戌進士沃君文淵以監察御史按治江西歷臨瑞袁吉察苛政之毒吾民者盡解而去之貪墨震慴闒氣遁逃軺車所至父老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見真御史誰從天子復借

一年庶若等少甦須臾哉信乎饑渴之易為飲食也及期代去藩垣羣公速言于行夫天子天也宰相元氣也御史雷霆也驚山破石驅魑魅魍魎而走之雖雷霆之能事而非其至方羣陰閼伏震奮出地雷雨滿盈草木甲拆元氣和暢以收天功至矣子歸哉拾遺補闕翊賛王度熈庶績而康萬民使天下之人欲象其德而不可名百世之下君子無譏焉斯可矣毋自至羅倫序

鄉城梁氏族譜序

抗義而舉之不可以有加也取之非取也取其急於義也急於義者君子也急於利者小人也所好乎君子者非好其名也好其急於義也所惡夫小人者非惡其名也惡其急於利也吾嘗試觀之凡免人于難者必君子困人于厄者必小人以是知君子之必可好小人之必可惡也若吾友梁德剛者其君子之可好者與始吾游郡庠時垠方笑之以為迂或欲黜之以貧為辱于學德剛獨有取焉有司有怜其寒饑者德剛曰非其義也一

介不以取諸人於是推其有以同之乎之困而能成者
德剛之賜也昔子路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夫子許其升堂朋友義廢久矣德剛獨抗而舉之不
可以有加矣使如子路之過聖人其取之當何如乎德
剛脩梁氏譜成屬予叙之予謂德剛曰朋友之義君抗
而舉之庶乎古人矣君子推恩親而近者易疎而遠者
難君能於其難獨不能於其易乎反是心而充之無所
往而不為義矣求之古人若蘇州之范氏象山之陸氏

江州之陳氏浦江之鄭氏皆以義而大其族者也四族之大俟梁氏而五焉叙於譜以俟

豐嶺羅氏族譜序

仁其所不當仁義其所不當義無適而非仁義也有所不當乎齊堂過牛而不忍仁所不當仁也夏乘貢金而不信義所不當義也仁所當仁義所當義可得聞乎仁莫大於愛親愛親者必尊祖義莫大於愛兄愛兄者必敬宗斯二道也孝子慈孫不用其心惡乎用其心孝子

用其心於斯也蔬水不知食之淡衣絅不知衣之惡井
樸不知居之陋日月邁血氣衰不知老之至凡祖之所
出宗之所別無所不用其愛且敬焉合敬同愛不忍以
繼之敬愛止於吾身矣為之法焉緦麻無服之親同爨
也謂之義聚分井以給之謂之義田儲蓄以備其急也
謂之義庄列屋以居之謂之義宅羣族人之子弟庠而
教之謂之義學斂棺衾葬之於族也謂之義塚合而名
之若江州之陳浦江之鄭謂之義門無所祉而不為義

仁在其中矣是道也豈特吾羅氏之所當知哉天下之
保姓受氏者皆所當知也羅有三祝融後國於羅楚滅
羅子孫散居楚蜀漢惠帝時珠為大農令自長沙遷豫
章後以豫章為望甘羅仕秦秦亡去甘姓羅羅鬼國外
夷也入中國因氏羅羅望豫章者非出於彼也明矣峯
嶺羅氏亦出豫章其先自泰和徙也居斯土也其十有
七世矣宋季輝卿者官來安路通判世累貲富敦厚而
向儒術三十年前倫與峻極同學郡庠成化乙未倫來

金牛洞峻極及叔父李傑開正密堂以居來學不辭焉以崇義也擴是心而充之義無不可為矣浦江之鄭江州之陳亦人也彼以門閥大其族者惡知所謂禮義乎

送王宗源歸閩序并詩

一峯山人主金牛洞天閩人王宗源將往見焉饒雲峯曰宗源達人固山人之所好也宗源至山人方卧翠微玄房乃攬衣出戶則張拱于九曲飛雲頭矣鬚眉𪇆鶴儀觀偉然於是披清風割丹霞然於萬花春谷晝則摟

雲夜則浴月摩浮金牛招呼鐵鶴旬有五日而後返
援之而弗能止也山人笑曰予將為雲乎將為水乎將
雲行水流而無窮乎囿將窮於六合也乃命邑史艾方
師圖之金牛洞主題之雲水道人歌之以壯斯遊歌曰
青山皂帽誰家子行盡天頭與天尾一朝飛上小蓬萊
鐵鶴金牛夜能語山中不住雲溪上無停水雲行水湧
杳無邉與君為終又為始

清塘姚氏族譜序

外物不知其高深反諸内焉高深者在我矣此保族之道也顔子於聖人之道仰之彌高非高而何鑽之彌堅非深而何王侯之門高視天而深視海七十子之徒達如子貢勇如子路藝如冉求非不知聖道之高深也外騖未能棁焉獨顔氏子頽然陋巷以終其身簞瓢世家配闕里於無窮故曰高深在我者保族之道也昔夏侯玄何晏之徒妄作名字自相標榜以深與神卒陷於曹爽之黨陸淳柳宗元八司馬者揚揚然自以伊吕復生

堯舜之理可致卒辱於叔文君子羞稱焉之數子也大者霞宗小者巇祀故曰高深在我者保族之道也清塘姚氏先世有諱堪者宋紹聖丁丑自峽江徙里之闕芳洲又六世卿大徙清塘又十二世兩岐析居戰平世系明白以右江鄉君子有取焉夫子之於顔氏博之以文者大學之格物致知也約之以禮者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也是果高深而不可及哉天下之保其族者無過於顔氏姚氏欲保其族如顔氏而已矣天下之保其族

者果無過於顔氏彼徒騖乎其外者是舍大椿而蓍朝菌也姚氏之偉者曰裒弁曰節勵帥族人脩其譜請予序之予故樂為之言

遇原熊氏族譜序

應感虛明之地虛明之至君子之極也君子之心無欲則虛虛則明明則誠誠於此則動於彼未有至誠而不動者也誠之動物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孚於豚魚化于夷狄格于草木而況我族類乎夫一族之中尊於我

者祖父行也為伯為叔同於我者伯仲行也為兄為弟甲於我者子孫行也為姪為從姪為無服姪其初一人之氣所為也譬諸一身焉為目為耳為口為鼻為手為足為頭項背為五臟內而為骨髓外而為皮膚百體具焉一人之氣所為也一體有疾手為之擗足為之踊口為之呻吟其自刃自戕蹈水赴火非病心風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其身乎至於視其疾則不若視其身非惑之甚與遇原熊氏其先仕唐有至太傅者由洪家于

豐衣冠相望科第相繼號為名族夫所以為名族者獨在乎富且貴乎金張許史韋杜崔盧春花秋夢幻滅無遺安在其顯於今也在於子孫之賢耳子孫之賢在於以禮義淑其心禮義足以淑心則視一族猶一身百世猶一世貧富相收患難相恤仇怨相忘慶弔相交孝慈相勸友讓相尚進而不已至於明明而不已至於誠鄒魯顔孟之風伊洛程朱之化萃於一族矣若舍禮義而以富貴焉吾未如之何也矣某修其譜屬其序於予態

羅道家也故序不以頌而規

上國劉氏族譜序

本乎天者本乎人也本乎人者本乎天也吾可為盜跖吾可為孔丘在吾而已矣祖父子孫生本乎天成本乎人孝敬慈讓成本乎人生本乎天生乎天而成乎人者䆁也成乎人而生乎天者道也以䆁而載道者孔子徒也離道而虛䆁者跖之徒也孔跖之分夫豈遠哉幾而已矣夫見父母而孝心生焉見兄長而敬心生焉見子

孫而慈心生焉人之同情也自是而推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況於吾族乎上固劉氏先世有諱滿者唐太和中自寧都木湖徙吉水明善里今上固是也宋至和中割屬永豐為永豐人劉氏世祀漢神先君餘頑先生士從題其祠曰劉公廟前百尋木鍠鎔無窮人籟竹乃公自是赤龍種何用留侯黄石穀劉啟於唐盛於宋唐登武宗朝榜者曰僎曰倩宋登徽宗朝榜者曰澥澥二

子長朝宗居東皐次希顏居環西繼第世美者曰鋒曰泌曰桂曰杞東皐派也曰鎂曰應科曰鵅環西派也環西彥曰朞煥奎道通屬叙其譜夫江鄉定品以科第門閥世其家若予之見異於是矣科第名爵得於人求之有不得者矣得之而猶夫人是固跖之徒也孝敬慈讓得於天求之無不得者得之而困於窮以死是固孔之徒也孔跖之相去何啻天淵劉氏其亦知所擇夫

眉山郭氏族譜序

事其所當事不事其所不當事人道之常也正倫理篤恩義敬所尊愛所親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事其所當事也惑異端黷淫祀不為善以去惡冀徼福以免禍事其所不當事也修祠以尊祖修譜以叙宗非當事之先務乎事其所當事修之至於無所壞事其所不當事不修之而至於壞不修之久而至於大壞天下皆是也事其所當事不事其所不當事修之至於無所壞者若層山郭氏是已郭之先諱伯宜仕南唐監軍恩江鎮子二安功

侍父從後主入汴定功賛吳氏其後徙眉山蕃衍碩大超諸姓之上郭得姓自周號叔林宗振漢子儀鳴唐太原汾陽著望天下上下數千年由二人而郭氏大焉塞天地而明日月何事於修而後無所壞哉孫叔豹謂保姓受氏不若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郭氏之後立德其法曾閔立言其法歐蘇立功其法君家之子儀則其大豈有既乎將亦無事於修而後無所壞也雖然功之立以時言之立以學德之立也斯立矣立德有要乎事其

所當事不事其所不當事也郭氏之譜懼其壞而修之者某也屬予叙其譜者某也嘉其修之至於無所壞從而叙之者某也於戲郭氏之後人其亦修之至於無所壞哉

敬菴詩集序

莫論其髙深莫論其淺近通乎性情止乎禮義而已夫竒髙深而卑淺近論詩之通病也以性情禮義為主而不論其髙深淺近焉達於論詩者也三百篇之為詩國

風淺近雅頌髙深然本之性情止乎禮義風雅無異也聖人皆録而不棄焉後世之為詩若李太白黄山谷非不髙深也陶淵明白樂天非不渉於淺近也然君子皆録而不棄焉何也夫性情猶水也禮義猶防也水止於防性情止於禮義則不流而淫不流而淫則其為詩也固風雅之遺意矣然則髙深者吾取之非取其髙深也取其禮義也淺近者吾取之非取其淺近也取其禮義也故曰論詩以禮義為主者達於論詩者也髙深而過

於嵬刻淺近而流於鄙俚君子無取焉若敬菴先生之詩其禮義之發於性情者乎吾固未暇論其深淺也倫自弱冠則聞先生之名以為卓然長者之風欲一見而不可得也後二十年得與先生之子游故家遺俗猶有在者故為叙先生之詩而傳之使知先生之可傳者不獨其詩也先生諱某字常悦姓丘氏鼇溪人

送劉敷烈歸安成復姓序

敷烈劉氏以醫而冒姓羅於是葢九世矣醫遂以羅鳴

毛英懋得奇疾致敷烈氏療輒愈聯佩以君見一峯山人於金牛洞山人曰君望出豫章何派君吐實山人曰有是乎哉是二本也禽獸之賤草木之微且一本焉而況於人乎古之人有墨台氏者辟患而改為墨又改為怡怡氏名寬者不能復姓其初君子譏焉牛金之子因逃患而改為牢又改為尞尞氏名黥者乃能請於朝復氏於牛君子與焉君子譏寬而與黥者以其能復與不能復而已君不畏君子之譏乃畏鄉人之口亦獨何哉

君鄉之前輩若李忠文劉忠愍之忠太守劉嘉秀之廉皆予之所敬仰者也君能樂道之蓋達於理者已理苟是天下吾毁萬世吾異於吾乎何損理茍非天下吾同萬世吾譽於吾乎何加而况匹夫之口乎君之鄉號多士君歸以是解鄉人之惑以予言為何如英懋乞言於君不忌其功予立言欲君不忌其祖持此以報不亦厚乎

守寶慶府黄巖謝氏世修去苛裕民迺録家禮之要者以教其民成禮俗也湖西羅倫叙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也冠以成人婚以正始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文公先生之定此禮也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禮之不行也其吾民之罪乎養之無道教之無素耳是故耕者無百畝之田蠶者無五畝之桑仰不足事俯不足育奚暇治禮哉儀章升降揖讓不習

乎體雖欲治禮也其如禮何夷鄙野習佛老異言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禮之不行也其吾民之罪乎於戲民者邦之本也養而教之善固其本者也今夫兩家之子其生也同其養也同而教不同焉異日傲其長上而背其父母必昔之不教者也為國而不以禮可乎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實慶之民其從太守之好也如水之就下也天下之守令皆實慶焉化成而俗美矣治天下也何有

一峯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一峯文集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一峯文集卷四

明 羅倫 撰

記

隆壽堂記

彰德太守王君良玉其先吾里人也洪武初戍襄陽籍為襄陽人君由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出守今官君為戶部也考最以聞天子嘉之推恩其所自出誥封母韓氏為安人詞若曰國家禮恩臣下必上及其父母廣孝道

也浴爾韓氏益隆壽祉茂膺休命臣瑛拜手稽首曰臣
母受兹休命臣子子孫孫其永保之左庶子黎太僕名
其堂曰隆壽昭天寵也王徵賢曰太守其能子乎吾子
有言太守顧也倫曰子道已於此乎孔子曰立身行道
以顯父母揚名於後世然後為能子也隆親之壽人子
之同心也有盡者在天無窮者在我良玉聞是道乎歐
公里之先正也以犯顏敢諫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功
立於當世言行於後世鄭氏夫人之名由是而壽焉良

玉本廬陵而生於襄歐公本廬陵而生於緜其生同也
良玉官於朝而出守于彰歐公官于𣈆而出守於滁其
仕同也良玉幼孤母韓教之歐公幼孤母鄭教之其幼
孤同也其生同其仕同其幼孤同其壽親也獨可無同
乎為人子而歐焉然後為能子也歐公之同時也河南
有程氏二夫子焉道承孔孟德配顏閔惜乎歐與同時
而不與同道也為人子而程焉然後為能子也天下後
世道歐公者必曰鄭氏夫人之教也道程子者必曰侯

氏夫人之教也良玉其同矣乎天下後世道良玉者必曰韓氏之教也然後為能子也然後為能隆其親之壽也然後為能對揚聖天子之休命也

桑園許氏祠堂記

初祖之祭古未有也自程子焉禮以義起者也朱子廢之以疑於禘也為義而起者重本也厚天下之大經也為疑於禘而廢者明分也正天下之大法也二子之意並行而不悖也記曰禮從宜宜者何從程子也從程子

者何緣人情也先王制禮緣人情而設也不忘其所由始者人之情也今夫廛井之氓始為宮室者祀之始為稼穡者祀之始為飲食者祀之凡有功生民者皆祀之不忘其始也況吾身之所始乎焉可廢也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緣人情也初祖之祠士族之俗也世士之族遠或漢魏近或唐宋合族之衆多倍千寡倍百初祖之祠士族尚焉初祖而下高祖而上簡其有功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配之羣祖則

祭於墓而已高祖而下則各祭於小宗之家其為屋也祠而不廟其為享也薦而不祭其時以冬至也正至朔望則參冠婚喪則告明譜讀約則會善則書過則懲一于是祠焉所以維族人之心使知千萬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貴不至忽賤富不至驕貧少不至戾長不至相視如塗之人也先王崇化道民之意其亦庶乎程子之說焉可廢也朱子廢矣然歲率族人一祭於墓焉其徒謂如墓必有祠今墓遠而祠於家亦祠於墓之類

也焉可廢也斯禮也羅氏之族行之二十餘世矣不以程而始不以朱而廢是亦可見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也河平許氏吾邑望族也徙吉水桑園者十有五世矣世以儒鳴初祖之祀先祖之配如吾族也斯禮也士族之達禮也是亦可見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也於戲自先王至於今日人心豈相遠哉所以教而養之者非其具耳祀禮宗法皆先王化成天下人心之具也非士之所得為也許氏子能續先人

之緒行之於其族時而可遠焉是為之兆也許氏子名揖字濟川戊子貢士學於予而志於古倫是以記之俾以傳於後羅氏祀禮見十一世祖宋廣東提刑撿法登崇公記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王祀孔子尊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為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由其教不遵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

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末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静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卑汙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温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為父宜慈為子宜孝為兄弟宜友為夫婦宜正為姻族宜睦為鄰里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

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昏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浮華記誦涉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

之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今存可也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焉堯舜文武矣臣焉皐夔伊周矣士焉顔曾思孟矣奈何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爲孔子則未也昔有學孔子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爲仲尼則未也今之

學孔子者其猶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求其所以為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叔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噫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學新孔子廟成初僉憲陳公騎倡之通判黄

公隆承之大尹歐陽明成之三公者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乎俘來曰陳公曰予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牧菴先生畫像記

牧菴先生姓鄧氏名淮字表臣以字行漕溪里人父時俊庚辰進士胡靖榜仕考功主事出通判衢州凡準平臣由貢士仕終閩府伴讀世春秋學名家初考功斆學淮南蘇人施槃往受學焉先生弟視之槃掄魁未幾卒

沒齒不忘焉先生學成試有司不合拂袖歸曰何溷一第為哉城闕山林各適其性而已不復就試正統壬戌聘師於水心書院倫肇卯先生視之子如也語人曰必此子者其有成乎羣從富驕而好美先生曰汝視我出入焉倫受教視先生出則挾書歸視其入復如之先考大山府君自外歸問曰兒可教乎先生曰惟此子也吾其成吾其成因授以胡氏春秋學先生教人以禮為先朝夕曰博士先生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地可容身

不可容禮樂乎小子勿墜爾家訓也侍燕居論邑先達
問彥剛劉公曰毅矣問秉素陳公曰介矣問博士曰寡
欲吾未見其人矣問伴讀曰怡怡如也又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小子識之又曰與其以一善而成名寧學聖
人而未至也小子識之先生師羅氏三十年猶一日毋
惰氣毋矜色毋傲容毋狎言童兒婦女亦薰其化曰鄧
先生德人也成化庚寅倫自廣昌歸謁史有貌先生像
者倫曰不類也吾貌其中贊曰不汲汲於名不役役於

利矜而不爭同而能異逍遥乎大化不知老之將至

玩易軒記

易天地陰陽也人得天地陰陽以生無非易也昔者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以天地陰陽之易發人心之易所以前民用而教萬世也夫草木鳥獸之為物人之為人生死出入於大化之中無異也其所以異於物者何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吉凶消長者易之時也進退存亡者人之事也進退存亡惟其時焉則人道盡而易在是矣君子之於

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爲是故已長樂謝君仲仁治盱之明年作軒曰玩易易豈易言哉孔子晚而好易七十子之徒其與言者多矣易罕及焉易豈易言哉秦漢而下斯道晦矣至宋三子而後大明邵以數程以理朱以占仲仁之居於斯觀象玩占内反諸心精體而實蹈之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後可也

西園清隱記

瀧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瀧岡之

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師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鞏信死之先君武岡公被執文山在危厄間大石墜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成化巳丑倫請告歸欲拜六一公於瀧岡訪文氏遺跡於空坑東西就食未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與探奇獵勝償夙願焉因過毛氏西

園時春熙景明萬物嫵媚主人肅客酌於花下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於斯而寓於潁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倣擾視死如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夫豈遠於人哉乃不能兼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者吾乃得焉此固吾之所以樂也昔文王靈臺與民同樂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畝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

自耶三人於是酣飲浩歌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為之記

明江西僉憲徐君明德先塋記

龍山之岡徐氏先塋所也天順元年丁丑三月某日刑部主事今江西僉憲徐君明德奉其先府君皇贈刑部主事澄潭居士先妣安人董氏祔于其位考之祔也祖王考諱文王甫之墓妣之祔也祖王妣洪氏孺人之墓昭穆位叙壤樹殷殺協禮稱律孝敬聿昭公諱琺字宗

政世望維揚曾大父仁甫元季辟地山陰遷巖之建德大父仲昊父文玉隱居行義允聞於鄉叔父信古由成均為稽勲主事守漢陽更寶慶轉福建鹽運司使持平守公吏悚民懷其居父母喪也三年不忍去又三年而後歸此徐之先有人也運使公無後公命諸孝後以季弟宗賢宗賢卒婦沈氏義不貳適郡守以聞旌門刻石貞曜旁流此徐之内有人也奕世儲慶沛源流潤鍾於僉憲頴秀維實英槪拔倫理績明允克邁先烈此徐之

後有人也先是公父文王府君厭囂樂静肇别墅於龍山夫婦考終合壙以葬公臨卒遺命叙祔伯季衘哀恪遵治旨立石塋道俾世萬子孫以無忘先德於戲大化無窮浮漚没海貴賤同波驪山茂陵當其勢也氣懾四海雄視萬代曽幾何時烟蒿露麥狐兔穴其旁樵兒蕘豎躑躅其中北邙坯土奠成堙漫是故可久者德也非勢也寒泉之野瀧岡之阡雲木蒼然山輝水曜高厚無疆此故何哉非以其後之賢歟詔爾徐後立德師朱立

言師歐立功師伊周龍山之岡得不終於天乎

八景樓記

太極山川奇秀圓明甲天下陽儀東麓曰招攜類太極而小焉甲鼇溪招攜之東岡迴巒拱水洑川渟山人鄧君丕隆見而愛之作樓以居其有也甲招攜山人與客登斯樓焉顧龍川曰此帶水也帶吾居鹿角曰此文峯也文吾人陽嶺曰此朝陽之所升吾早而賓焉月池曰此夜月之所止吾夕而俯焉波濤洶湧於嶺北吾耳之

咸韶也雲影裴徊於水東吾目之天章也漁唱於環江樵歌於茸峽吾朋儕之唱和也凡是八物吾得有而樂之有力者莫吾禁也合而名之曰八景之樓客曰吾之所樂者異於是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邵子曰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謂觀之以理而反之於身也天機流動至誠無息者造化自然之

理也觀物以窮理窮理以反身君子為學之要也觀天以常其健觀地以常其順觀山以常其止觀澤以常其說觀風以常其巽觀雷以常其奮觀日月以常其明觀水之洊習以常其進凡寓於目而備於我者無不反之於身此誠之之事也誠之至則誠矣學至於誠天地與大日月與明鬼神與順五行與叙天下與仁萬世與名超有無外生死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夫然故不可得而名也不可得而名者太極也太極者天下萬

世之甲也於斯樓何有

繼節堂記

此君賢於天下王公大人閭巷啬夫囷有異口尤厚於山人處士君何得此於人哉一峯居士曰君秉直不撓似衛之史魚漢之汲黯臨難不改節似殷之比干周之伯夷叔齊遯荒閒之野甘寂寞之濵由然自適似孔門之顔回洞明中虚逍遙物表無入而不自得似蒙漆園之莊周君德備矣獨以節名先其大也乾德至剛象乾

以龍龍動物也生乎水君植物也生乎陸其相去遠矣或曰君入水化龍故君之子孫皆以龍名蓋同德也同德於龍賢於天下宜矣予少寡外交獨與君友北抵幽冀南窮閩粤聞君所在輒尋造焉欣然終日樂而忘歸君亦以予為知己莫予棄也比訪君於金牛洞中將卜鄰焉共君老於山林閒潭溪處士某甫與君通家先考某常開軒以待君凡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主人皆挹清風挹明月禮賔之不色倦考甫既逝處士以執友

視君延君於堂名曰繼節意承考也孔子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易曰遠取諸物處士近承先德而遠交於君其人可知矣是必無辱於君者遂為之記

益菴記

南海陳公夢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退居之思內有以益己外有以益人也屬予記之夫益求之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者將何之哉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為寳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為榮盡其知力以求之郿塢之金西園之銅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我者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雷則其益於已者大矣彖曰損上益下民説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已之有益人

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
曰有予見夫水乎水出於山山不得而有所居者高也
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出沒日月浸灌天地
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為大所居者下也海之受益
於水大者小者清者濁者黄者黑者海無所擇焉君子
之受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毀者詈者沮者斥者皆反
求諸已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故則天下之益萃於我
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大海一無所

動其中者况匹夫之毀譽乎吾嘗與公言君子之學在得於己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萬世吾同不足以為加天下吾毀萬世吾異不足以為損公不以為不然公求益於内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宋文丞相祠堂記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

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敵次臯亭三宮震動宰相遯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

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於元軍抗節不降乘間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苗再成遂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强敵内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絶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

廣陵之風雨能起留夢炎輩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黄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昻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逄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

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於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為横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録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

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
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寶慶府學記

君子所以異小人心所以異禽獸學也學之為道何
也其性仁義禮智也其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其倫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學之則視聽言貌動靜
無違也其施之序家鄉國天下無不準也其教詩書禮
樂也皆所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也先王治天下上是

道已井天下之田以養之羣天下之明秀立學以教之擇其道成德尊已試於事而退者以師之設鄉舉里選之法賓興以取之士生斯世無仰事俯育之顧無科舉爵祿之累無百家衆說異端之咻目其見焉耳其聞焉心其惟焉口其言焉身其行焉惟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焉舉而備諸公卿大夫之位百執事之列則功被社稷澤及生民此先王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周衰井田廢而學校之政息矣雖闕里之教親炙吾夫子之化沂水

之詠陋巷之樂汶上之辭二三子而已其餘以干祿為學以聚斂為仕以正名為迂以短喪為安皆當時速消之徒也況後世乎繼周而治維漢近古夏侯勝以明經拾青紫桓榮以稽古誇車服戴聖之貪鄙馬融之奢淫揚雄王肅之仕篡偽皆當時名儒也況後世乎道之不行也千五百年而後濂溪周子出焉周子之道孔子孟子之所傳也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以盡其性於內而無慕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為伊尹

不用為顔淵銖軒冕而塵金玉矣今之學者去周子未
遠也其志伊尹之志其學顔子之學盖有之矣吾未之
見也嗚呼善學者以其身為聖賢不善學者以其身為
禽夷自聖賢而去禽夷也遠矣學者其亦知所擇哉寶
慶古邵州周子遺化之地也黄巖謝侯世修來守是邦
革弊政斥淫祀疏老佛之徒興禮俗以正人心朞年而
政成視學宫陋圮以隘迺出官錢廣地而新之為大成
殿殿後為尊經閣旁為兩廡外為戟門泮池環之石梁

其上池外為三門南為櫺星門櫺星西為學門門斗入外曲為司訓之舍四區内為生徒之舍二區區十五楹惟明倫堂兩翼為毀文昌祠學西百步為周元公祠若侯之為其徒新學已乎將庶幾周子之遺化也庠生李鑑禹譙來曰司訓危純氏曰傳侯之美邦人之心也夫子知侯者毋使其無傳焉乃原學以告於郃人有聞周子之風而興者曰此謝侯之功也

竹鶴軒記

盤谷居士有竹鶴癖所至種竹與居擕鶴以遊客過之曰子何癖乎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卒亡其國子猷好竹至呼之為君而子猷不成於晉子何癖乎居士曰凡物好之而不忘則癖仁者樂山忘其山也知者樂水忘其水也若人之見也樵者亦樂山漁者亦樂水乎目癖乎色不忘乎色也耳癖乎聲不忘乎聲也癖乎富貴不忘乎富貴者也堯舜桀紂皆有天下也堯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忘天下者也桀紂有天下至於忘其身堯

舜忘也桀紂癖也懿公之亡桀紂之癖也鶴能忘其國乎凡物好之而不忘則癖忘則神滎河之圖伏羲忘其為馬洛中之書神禹忘其為龜茂叔忘於蓮伊川忘於梅陶淵明忘於菊張旭之為書也忘其為書而後神也好事者種菊一籬植蓮一池號於人曰吾愛菊也愛蓮也猶童子執筆而為旭之書號於人曰吾旭也其能旭乎子猷之於竹也好之亦若是歟是故天之生物也忘其生也物之生也忘其所以為生也今夫鶴俛而飲仰

而啄拈之而來放之而去忘其鶴也今夫竹貫四時而不改干雲霄而不撓虛中而直外毋矜色毋傲態忘其竹也吾以一老顛乎二物之間方其境與神會心與物冥天地吾不知其大日月吾不知其明鬼神吾不知其幽千駟萬鍾吾不知其富布褐蓬茅吾不知其貧心腹腎腸耳目鼻口吾不知其為我也而況於二物乎吾將燒竹煮鶴而遊於無何之鄉矣吾何癖吾何癖居士閑口隱几而卧客不能難踽蹴而退居士姓某名某

繼拙齋記

金鼇東麓勝地曰車溪支壠中峙蟠鬱夷衍清溪外抱形若環壁溪迴峯隨羣秀森拱亘若天城里人丘氏居之四方迪靖則輿區沃壤利用豐大而無求於外其或有警則阻山帶河敓攘虔劉之徒辟易退辟罔敢干於正元季紅巾盜起丘君叔姪宣義衛衆庇休成聚盟邑多羅台辟地居之國朝開化越餘百年若拙逸翁孟哲敬菴翁常閱先後樹敦以閈厥家嗣孫魁道思紹前闈

別號繼拙而屬記於予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僞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者為拙小人之機變倖得者為巧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安之以為正小人笑之以為拙也君子視圭笏為柴柵而巧於干進者以為拙視名譽為韁鎖而巧於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砂礫而巧於冒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真拙者哉吾聞之拙於人者巧於

天拙於知者巧於道拙於今者巧於古曾參之曾顔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巧於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偽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偽者始雖若巧而人禍天刑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其拙孰甚焉由是觀之拙者未必不為巧巧者未必不為拙也魁道之繼乃祖之拙其亦有見於是乎安得天下之

人皆舍巧而趨拙哉予固天下之至拙者以拙者而記拙者之事非予誰宜於是乎書

冷菴記

丙戌進士陳君粹之由大理寺副來僉江西憲事名其退省之廬曰冷菴或問于一峯居士曰天地間一元氣而已舒而煥爲春夏斂而冷爲秋冬煥可愛冷可畏曷不爲其可愛爲其可畏者乎昔廣文先生座客無氊沽酒無錢人號曰冷官今居有高堂出有輿馬前旗旄而

後旌節異乎昔之冷者矣無冷之實而盜冷之名於義何居夫予知粹之者其有説乎居士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冷者天地之義氣也人心之靈義肅之則冰欲然之則火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四肢然乎安佚顛冥欲海焦爛名塗皆內熱之所致也於是沃以泗源之水清以程門之雪使百念灰冷萬境俱寂湛然冰壺皓然秋月此冷之體也暑路炎荒霜飛雪積玄崖陰壑虎伏蛇藏海立河凝山摧岳仆見者膽慄聞者毛竪憂者

喜病者愈仆者起怨咨者謳吟此冷之用也雖然無冬不成春無貞不生元安知可畏者不為可愛乎勞尊能讓素履無咎又安知熱者不為冷乎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此吾粹之所以為冷也乃歌曰衆欲熾如冷斯寂矣萬民焚如冷斯濯矣百官冷大化行天下樂矣冷菴聞曰居士知我者解我固當請書於菴壁用顧諟明命

西隱堂記

踰太極西南曰文昌瀧水勞於坎位西山巽於坤隅巨

家張繹恒居其勝命曰西隱或曰以其環西水之麓故曰西或曰舊第東而新堂西故曰西成化乙未冬湖西羅倫來主金牛洞繹恒參焉倫曰隱顯猶陰陽也時陰而陰時陽而陽時隱而隱時顯而顯時而已矣在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時而隱也在觀之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時而顯也天無心於陰陽君子無心於隱顯時而已矣陰陽無二體隱顯無二道古之人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言何謂也吾子亦聞之

乎繹恒曰夫子之言大矣吾惡敢當吾惡敢當夫顯而出隱而處量其時已乎無亦量其才也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所畜者大也求路二子得聖人為之依歸或死非其食或附益非人無能改於其德其視汶上之辭陋巷之居竟何如竟何如夫天地之化無涯人之生有限以有限浮無涯將蠢而作蟄而止與萬物者樂其天吾又安知顯之為榮隱之為畀乎吾聞木有樗者以不材而終其天年極其倫乃斯物之徒與遂去不復與言倫頋

門人曰隱者也作西隱記

嚴氏祠堂記

吉豐南鄉江山宏麗天城四周蟠迴三百餘里一峯中崢三峽外錮萬壁環拱表曰太極象以圖也水心奠於坎位泉湖闢於坤隅妃英疋美道如金牛裴徊不能去睠其勝也湖傍土名曰積善堆嚴氏肇基之嚴之先曰陶唐仕至光禄大夫辟地於梅川窑石載傳曰威叟啓斯土宏貽碩後世葉罿英威之裔孫某某黽協族謀建

祠於堆尊所出也徵文記之倫曰先王之世立宗法制宗廟宗有小大廟有隆殺維持人心匡翼世道其法尚矣粵及後世王制廢而教道息不三四傳寘不知所出人自為家鄉自為俗情同秦越槩侔仇敵殆有甚焉兄弟父子假貸不通休戚不關逸樂不均一觝而觸勃然操戈父不能其子兄不能其弟此豈人性太遠於古乎教之非其道耳斯舉也禮以義起君子有取焉蓋亦反其本而已自今至於後日老長誨其子弟昭穆相叙慶

弔相交患難相恤貧乏相周冠婚喪祭禴嘗祊繹咸禮合誠然後為禮義之族也不觀於木乎葉麗於枝枝麗於榦干霄漢而上後歲寒而凋其本固也若培養不厚榮瘁有偏行道斯惻匠石回盼其得為美木乎嗟夫大其族者人之情也大其族而不以禮義焉是欲茂其末而不厚其本也嚴氏先其制矣尚闔其實乃克有終可徒恃江山之壯而已哉世系官爵祭田饗踼別具於碑陰

義渡記

鄉貢進士何步恩曰金溪之南有清江焉道盱要津也春夏雨暴溢冬寒沍行者病涉邑人王秉材舟之舟屢易秉材卒子廷則嗣秉材之為廩舟人以舟之人號曰義渡如此者其義乎倫曰嘻義哉先王之教民也九月成徒杠十月成輿梁無義渡也渡以義名民迺病涉矣五畝之宅一夫所受無義宅也宅以義名民迺無恒家矣八口之家九一而助無義田也田以義名民迺無恒

産矣比相保族相恤黨相救鄉相周無義倉也倉以義名民迺菜色而父子離矣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義學也學以義名民迺悖德而不肖者族矣步恩曰此非廷則之所得為也若廷則之為其猶愈於已乎天下之人有廷則之為者其猶愈於已乎夫子之言非吾廷則之所得為也倫曰予言是也昔范文正之尚義也忠宣嗣之文正之未為或為之而未盡者忠宣盡為之蘇人至於今賴之天下後世至於今稱之廷則之嗣秉材能

如忠宣之爲乎然後可以爲義也忠宣之義予之謂者也此非廷則之所得爲乎步恩曰此廷則之所爲也步恩以告廷則廷則拜稽曰謹受教步恩廷則金溪人

寄傲軒記

雯峯山中有逸民焉自號曰寄傲居士念茲曰寄傲行茲曰寄傲名言茲曰寄傲山曰傲山溪曰傲溪居曰寄傲之廬問其姓名曰吾不知也問其何許人曰吾不知也縉紳處士貴介公子聞其風聲辟易駭汗無與遊者

乃呼菊為朋結松為友與麋鹿為羣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獻其竒水獻其漪風月獻其恵朗烟霞獻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獻其所有居士不讓而有之充乎若有得也泊乎其無與於外也大宗師聞之曰隱者也往就見之經宿而后去乃與游焉之無何之鄉廣莫之野貼雲為席飡露為漿挈月為明架虹為梁無始之上六極之下八紘之外攬之而有也瑩然笑曰予知傲乎傲凶德也儒者之道傲不可長庶人得之不保其四體大夫

得之不保其宗廟諸侯得之不保其社稷天子得之不保其四海至人得之洪流滔天而不溺烈火涸澤而不焚震雷破山飈風翻海而不驚騎日月挾宇宙以遊乎無朕之外死生之大且不能變也而況利害之秋毫乎居士曰夫子惡乎得之曰得之陶潛陶潛得之夷光夷光得之維斗維斗得之圓景圓景得之渾沌渾沌得之太極居士聞已茫然而歸臥三日而后語人曰吾而今而後知大道之無盡也或曰居士姓饒氏名秉元

寧縣進士題名記

進士名成於周科定於隋文盛於唐宋夫求其實而不以文士修其實以應之實為主文為賓也徇其文而不以實士修其文以應之文為主實為賓也上之求士也文已乎考其文將以求其實也士之自脩也先其實猶絅之蒙錦也先其文猶土木之質衣以文繡飾以金碧流盼晃曜諦而觀之可醜矣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姻任恤之行士自脩之實也夫何洛誦副墨鏗然其

音炳然其文將究其實其土木之質乎周制既廢士或舉於管庫起於刀筆出於鬻繒屠狗豈必其人之文哉然功光日月名流竹帛以士自名者豈管庫刀筆鬻繒屠狗者之不若耶何自待之輕也脫弱蕘離疏屩紆朱曳紫秉笏垂紳榮加祖考肥及妻孥誰之賜哉瘁躬宣力康世文明脫或不幸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分也乃誇里閭傲親戚侮長老尸位素餐貪墨敗檢窳政本而隳風教獨何心哉寧縣進士未有題名提督學事憲副夏

公正夫命知縣事某勒石以詔後世後世將指議曰某名進士其實進士嗚呼可懼哉

一峯文集卷四